

自欺和自由

——对萨特《存在与虚无》中自欺现象的讨论

曹海霞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北京 102488

摘要：萨特通过对人的自欺现象的分析得出了人是其所不是和不是其所是的存在的结论。本文通过分析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对自欺的考察，将自欺和萨特对人的存在和人的自由的分析联系起来，说明自欺对人的自由来说本质上是一种逃避自由的行为，而这种逃避却不可能达到目的，因此面对自身的存在和注定的自由，我们只能作出选择和承担责任。

关键词：自欺；自由；萨特；存在主义

萨特始终关心人是怎样的存在。“存在”和“虚无”对萨特来说不是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而是人在日常体验中就能直接面对的。对于萨特来说，人的存在不在自己之中，人的存在也不是世界，而是在世界之中的存在，我们时时刻刻都在和世界打交道。在自欺的问题中可以看出人是这样的存在：不是其所是，和是其所不是。这是因为人自身的超越性，人无法在时间化的过程中实现完全的自身同一，时间中产生了人的存在结构，人超越了自身之中的存在，即自在。人也超越了自身，人不是被过去的自己决定自身的本质，相反，未来的自己决定了现在的自己的本质，也就是说，人生来就是自由的。而人若试图通过自欺来逃避自由，是否可能呢？针对这一问题，本文首先介绍了萨特对自欺的分析，说明了自欺的结构以及人进行自欺的目的，第三部分通过萨特的自由观的介绍说明了人的自由的必然性，即人只要存在在世界那么自由和因自由而产生的选择和责任便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自欺作为用来逃避自由和责任的方式注定会失败。最后得出结论，作为存在于世界中的人，只能接受自由这个事实，承担起自己对世界的责任。

自由

萨特说：“人由于注定是自由的，把整个世界的重担扛在肩上，他对作为一种存在方式的世界和他自己是有责任的^[1]。”作为自为的存在，一个人不仅要承担自己的责任，还要承担世界的责任，人总是生活在世界中，总是和他人生活在世界中。

世界并不是通过自身向人显现的，而是因为“我”的介入，才让世界向自己显现出来。由于我的介入，我就必须

面临因此而显现出来的一切，如威胁，如麻烦。我们的一切都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因为我们自身的存在，因为我们自身的自由，因为我们的选择，因为我们的一切行为才造成了我们必须面临的处境。

于是，生命中面临的一切，我们都负有责任。因为我的生命中面临的所有一切都是由我来进行决定的。即使是那些看似是偶然的社会事件中，例如战争，被动员参与战争的我好像是被迫加入这场战争的，然而这仍然是基于自我决定的结果。因为这场我加入的战争仍然是我的战争，我仍然有选择的可能，我可以选择逃跑，自杀等，然而我出于各种各样的顾虑，选择了参与这场战争。直到战争结束，我们都有作出不同选择的可能。但是只要参与战争之中，那就对其付有责任。这场战争因而是“我的战争”，是我通过它来进行自我选择并且通过自我抉择来选择它，因为我的介入，战争才对我涌现出来，所以我必须对其负责。

自为的我对一切都负有责任，除了责任本身。也就是说，对于我的出生，我们是无法选择的，这是一种完全的事实性，然而这个事实性却是在我要超越它而走向我的目的时才显现出来。因此，萨特说，事实性无所不在却不可把握，我们遇到的只有责任。我们无法对事实进行诘问，只能选择面对事实的态度，那就是肩负起事实的责任。所以我们只能肩负起出生的责任。这样，出生这一看起来我们完全无法选择的事，我们仍然只能担负其对出生的责任。因此我注定要完全对自己负责。在这个意义上，我是这样一个存在：这个存在是作为存在在其存在中关心其存在的存在。

萨特说，我们对世界完全负有责任，对逃离责任的欲望本身也负有责任。自欺就是一种想逃离责任的欲望。因为我注定要完全对自己负责。面对这个我们一出生就要完全对其负责的世界。萨特说。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都不能在哪怕是短暂的一刻脱离这种责任，而这责任是我们与生俱来。我们自己是孤独的，无助的，介入一个我们对其完全负有责任的世界。由此不管是自由还是责任，都是我们存在就注定有的。

我们的自由注定了我们必须采取行动。我们必须做决定，没有什么能取代我们做决定的需要。当然我们可以拒绝做决定，拒绝作出选择，但是不作选择也是一种选择，那就是“选择不作选择”。每一个行动其实都是一个选择，都是一个决定，我们可以选择成为一个懦弱的人，选择承认自己就是个胆小鬼，每一个选择每一个决定都是自由的。自由是作为自为的存在的人注定的。自由不可逃避，选择也不可避免，责任也无法逃避。

在这里，我们要担负的责任不仅是我们的，还有世界的责任。我们的任何决定，不仅会改变我们自身，而且由于我们和世界接触，和他人接触，于是我们的决定也会改变我们接触的世界，世界的意义由我们赋予。

自欺看起来是逃避自由，实际是逃避责任。面对这个我们一开始需要担负责任的世界，一开始就要因为自己的选择而面临众多可能性后果的世界，逃避似乎显得理所应当。于是我们拒绝面对后果，拒绝承担责任，拒绝作出选择，将自己限制在某个身份某个行为所代表的意义中，拒绝自己本应该面向的无限可能性。然而，人的本质的存在就是一个自由选择的过程，拒绝选择，也就是拒绝人的存在本身。

在萨特那里，自由是绝对的。人可以自由地选择任何事情，而绝对自由就意味着绝对的责任，人需要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没有人能代替他承担责任，因为上帝也不存在，“……他不论在自己的内心里或者在自身之外，都找不到可以依赖的东西。他会随时发现他是找不到借口的。”^[2]一切都是可选择的，只有自由不是，就像人的出生一样，人的存在是一个事实，人的自由也是一个事实，任何存在着的人都是自由的。萨特说，“我们进行的选择是自由的，但是我们并不选择自由：我们命定是自由的，我们被抛进自由。”^[2]

随着自由而产生的责任就是我们要肩负的重担。对于这些责任的重担，人会产生焦虑，于是总是要想办法逃脱责任，逃避产生责任的自由，于是人进行自欺。

自欺与自由

萨特主要在《存在与虚无》的第三章对自欺进行了分析和描述^[1]。自欺是意识将否定指向自身而非外部的态度。例如撒谎，就是意识将否定指向外部，而自欺则是对自身的否定。自欺是在同时的当下实现的。自欺对意识来说是透明的，因为被欺骗者和欺骗者是同一个人。在实施自欺过程中，被欺骗的时候人完全能够看到这个对自己的谎言背后的真相，能意识到对自身的谎言背后的实施欺骗的意识。分裂开的欺骗者和被欺骗者是不存在的，自欺中只有意识自身的统一。

自欺是一种用来逃避“焦虑”^[3]的方式。何谓焦虑？人作为自由的最直接的存在，对自己作为自由的存在的情绪就是“焦虑”。焦虑这种情绪本身也体现出了人的自由。焦虑这种情绪不只是对对象，而是对对象和自身关联。焦虑是对于我们存在的自由的直接表现。

焦虑来自人对自己的反思性的把握，把握到自己对自己过去的决心的完全无效性，人无法达到自己过去所有的决心过去所下的决定过去所作出的选择所期望结果，也就是难以达到自己所要下定决心期望达到的后果。而能够下定决心做某事，期望自己成为自己意愿成为的人，这是作为自为的人才具有的可能，是人的自由而使得人能够作出决定下定决心。但是这样带来的结果却产生了和自己期望的结果的差别，于是人感到焦虑。

焦虑是对于未来的焦虑和对于过去的焦虑，过去下定了的决心然而自己未来可能达不到这种决心所要求的结果。而现在的我却由那个未来的我来决定，未来的我却是现在的我难以把握的。即使我们作出一个选择，下定某个决心，一个选择意味着一个结果的可能性，然而当我们面对这个选择结果的可能性时，我们也会意识到我们面对更多其他的可能性。

为了逃避自己不想面临的可能性——因为自己还没有把握住，为了逃避由此可能产生的非预期的结果，人不由得感到焦虑。而为了逃避这种不好的情绪，人需要让自己分心，比如采取自欺这种态度。这里就存在着当下的自己对未来的自己的责任，责任是伴随着自我的存在而产生的。因为责任来自于自身的选择，对选择和作为的结果的承担。

自欺的结果

既然自欺是用来逃避自由的，那自欺是否真的实现了逃避自由逃避责任这一目的？

按照萨特的观点，意识对于自身具有透明性的。基于意

识的透明性，人在进行自欺时，是能够意识到自身在自欺的。当人在进行自欺的时候，例如当咖啡馆的服务员努力扮演好这个他原本所不的身份的时候，他需要思考这个身份需要做出怎样的行为，当他思考这个身份所代表的意义和行为的时候，思考如何扮演好这个身份所代表的社会角色的时候，他一定会意识到自身不是这个服务员身份的。

萨特说，人随时会被打断以致苏醒到怀疑或正确的信念中去，自欺只是意味着一个持续的和特别的生活方式。持续和特别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说自欺不是正常的一般的生活方式，也说明了自欺并不可能长久持续存在，不可能是我们生活本身，也不可能是成为生命中唯一的生活方式，它具有暂时性和不稳定性，所以也意味着即便一个人处于一个自欺的状态中，但是他总会从自欺中“醒过来”，要面向真实的生活，面向没有自欺的生活，面向超越的可能性。萨特又说我们既不能拒斥也不能理解自欺，所以出现了羞耻或者说尴尬这种情绪。我们总是有可能时不时地处于自欺的状态之中，但是我们又必须得面临我们运用自欺这种状态想逃离的所是。我们不能拒斥，也就是说自欺具有一种吸引力，这种吸引力让我们选择自欺，那就是逃避自由，那就是逃避选择，安于现状。

最后，人要么从自欺中脱离，直面选择，承担选择的责任，要么被自欺限制在当下，禁锢住自身。然而正如前文提到的，自欺不可能是长久的，也不可能达到彻底地否定自己的程度——因为自欺就是对自己所作的否定判断，因此，自欺的最后，我们总是要面临我们的自由，总是要作出选择。我们总有成为超越的，不是自身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如果人不断地进行自欺，那也就是选择自欺，拒绝给予自身更多的可能性，拒绝给予自身更多的意义。

自欺的意义

自欺不仅具有否定态度，它也可以是积极的朝向。其中重要的是实践，这里的实践就是指进行积极选择的行为。例如一个原本懦弱的人，他可以通过自欺告诉自己就是一个勇敢的人。这里他人仍然是一个懦弱的人，就像萨特在其戏剧《禁闭》中刻画的逃兵的形象，他一生的行为都表现了他就是个懦弱的人，然而他却不愿意承认这一点，总是找各种借口，然而他所作出的选择——当一个逃兵的事实行为确实已经表明了他是个懦弱的人。当然，他认为他不是他所是，他对他本来所是性格进行了否定，但他只是想逃避原本懦

弱的他的行为所可能带来的他人的异样的目光，这并不自欺的积极的朝向。而是，如果一个懦弱的人，面对选择，面对自己胆怯且不敢尝试的事，他告诉自己是一个勇敢的人，当然，他过去总是懦弱的，但是此刻他为了作出选择，他通过告诉自己是一个勇敢的人，从而真的做出了勇敢的事，在这种情形下，他利用了自欺，利用了自己的超越性方面，使得自己成为了自己真的以为的勇敢的人，他成为了他原本所不是的人，这是自欺的积极的一面。但是，这里的关键是，这个懦弱的人变成一个勇敢的人，不只是通过自欺，更重要的是通过实践，也就是说通过作出选择，下定决心，他让这个原本他所不是的勇敢的人变成了事实，不再是超越性的。如果他不出作出这个勇敢的行为，而是只是告诉自己是勇敢的，那么在他仍然是之前那个懦弱的人，犹如《禁闭》中的逃兵一样。但是他通过选择，通过行为，让自己成为了自己希望成为的人，此时他如果说自己是一个勇敢的人，他就不是自欺了。

总结

人的自欺就是在面临自由和随之而产生的责任时，所选择的一个逃避的办法。在萨特那里，自由是绝对的，这毫无疑问给予了人无限的希望。然而，绝对的自由并不意味着可以为所欲为，责任就是对绝对自由的限制，不只是个体的责任，还有对世界的责任。自由总是伴随着责任，人一出生就肩负起的绝对责任给予了绝对自由以限制。自欺的存在就是人对自由和责任的逃避的结果。但是既然人的存在就是人的自由，那逃避自由就是逃避人的存在，逃避自身的存在显然是不能的。自欺，在众多意义上只是给自己套上一个枷锁，将自己禁锢在当下所是和曾经所是的处境中。

既然人的自由是注定的，人的存在就是自由的存在，逃避自由，就是逃避人的存在。对于存在这个事实，我们是无法改变的。我们在作出选择改变自身的同时也在改变世界的意义，自由既然避无可避，那就只有积极地接受，自欺是一时的，而自由和责任是人终将要面临的。

参考文献：

- [1] 萨特.《存在与虚无》[M]. 陈宣良等译. 北京: 三联书店, 2014: 77-376.
- [2] 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M]. 周煦阳、汤永宽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 8-25.
- [3] Sartre, Jean-Paul. Being and Nothingness[M]. Washington Square Press, 2021:47-215.